

今年春节来临时,我油然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下雪的春节。那是感知浓得化不开的年味的一段见证,那是演绎温馨浪漫的一袭印记。

就要过春节了,曾经寄养在浙江四明山麓一个小山村的我,放寒假时,依然回到了小山村祖父、祖母身边。我总以为,乡村是一粒瓜种,一年辛勤地长蔓延叶,缔结一个甜甜的大瓜,这瓜儿就是新年,过年就是品尝硕果。新年又好像是一坛女儿红,人们用辛勤和汗水精心酿造,过年就是将其品享。

打开年关的门,一浪高过一浪的年味扑面而来,从几千年的风俗中走来。

小山村的年味,自比城里醇厚得多。当村里的女人们开始打扫卫生,男人们开始操年糕时,年味便渐渐地浓了起来。从来就喜欢年的这种味道,那种从心里弥漫到空气里的,再从空气里弥漫到心里的感觉,油然想起鲁迅《祝福》中的话:“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,村镇上不必说,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……”

祖母一锅油豆腐烧肉,香溢祖屋,也似令整个小山村飘悠在一片香味

里。是啊,祖母这“一锅香”,恍若引信,一下就点燃了家家户户年夜饭的炉灶。年三十的夜晚,家家灯火通明,户户都亮着一个故事;户户燃放鞭炮,人人都有一份喜悦的心情。在短暂的祭祀仪式后,全家人便次第入席。在祖父、祖母家,祖母总是从年头一直忙乎到年尾,这不,菜还在一个接一个地上,而烧菜的自然是祖母。要知道,祖母的“菜单”每年都从心中抽出,尽管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却在用心调制一份新鲜。祖母总是乐呵呵的,一边上菜一边劝我们“多吃点,难得难得”。而今想来,当年的小菜除了一碗红烧肉、一碗醋溜鱼、一碗炒鸡蛋还算像样,其他尽管花样翻新,却只是为了凑个碗头而已。或许,现在的年轻人会难以理解,为何春节总是离不开一个“吃”字。其实,这是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。要知道,自古以来,劳动人民生活穷困,全靠节日补充营养,以迎接农忙。比如春节以后,便是春耕大忙了,所以必须吃好一点,以增强体力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依然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重视吃,那是无可挑剔的了。

乡土春节

赵畅

写春联,送春联,贴春联,人们在传承中华民族习俗的活动中,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迸发出无穷的能量。



灯花

毫波墨,在短短二三个小时,为他们送上了五百多副春联和无数形体不同的“福”字。其中有一副春联是《神州一片春色,中华无限生机》,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愿望。

副副春联展小康

庞兆麟

近年来,上海各街道、各社区为了传承民间习俗,每逢春节来临之际,纷纷开展写春联、送春联活动,不少书法爱好者来到现场,为居民写上一副副情深意浓的春联。据媒体报道,吴淞街道一年一度的书法家迎新春、写春联活动,春节前又在淞滨路街道办事处举行。除了社区居民,一些在附近打工的外来农民工闻讯后也纷纷赶到现场,甚至连过路的市民也来凑热闹。书法家们热情地按照居民和民工的要求,挥笔书写,在短短二三个小时,为他们送上了五百多副春联和无数形体不同的“福”字。其中有一副春联是《神州一片春色,中华无限生机》,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愿望。

一家人聚拢于年夜饭,又何以不是为了家庭凝聚?餐桌上不绝地互相敬酒、谦菜、祝福,自将年夜饭的气氛以至于将年味酿制得那般醇浓。我坐在一旁,突然发现祖父和刚落座的祖母以及大叔小叔是那样的欣喜。我知道,春节是承担着家庭重担的叔叔们一年中最为休闲的时刻,他们忙碌一年,在祭祀祖宗和目睹快乐的儿女们嬉笑享受的同时,难得小憩,憧憬着来年的收成。而祈福一年脸上的皱褶又多了一层的慈爱的祖父、祖母,几孙绕膝,在三世同堂中,体验着天伦之乐。如果说,春节是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习惯的近似图腾仪式的话,那么,年夜饭当是这个图腾里一个很重要的细节。

尽管雪依然下得猛烈,它欲茫茫苍苍蕴蓄大地,成为回馈大地的梵音。然而,在“千山鸟飞绝”里,却是“万径人踪灭”。小山村的皑皑积雪,又怎能阻挡走亲戚的脚步?自正月初一始,便有一拨拨的人出去,自然,也有一拨拨的人进来。而戏班的进入,更是给小山村带来了闹热。从白天到夜晚,锵咚锵咚的锣鼓声,咿咿呀呀的唱戏声,会一直响彻在小山村的上空。在文化生活

蛇的外形细而长,像带子一样,民间俗称其为“带”;蛇受到攻击时,常以其首尾夹击进行反攻,《孙子·九地》中说:“善用兵者,譬如率然。率然者,常山之蛇也,击其首则尾至,击其尾则首至,击其中则首尾均至。”故“率然”亦成了蛇的一个别名。三国魏才子曹植在《魏德论》用“首尾争击,气齐率然”之句来比喻前呼后应的策略。十二生肖中以巳为蛇,五行以巳配火,蛇往往单独活动,故蛇又称为“巳日寡人”。

蛇的别名还与不少传说有关。《南史·梁纪·元帝》中记载,元帝与宫人在玄州苑游玩时见到一条大蛇盘踞,周围有许多小蛇,均为黑色,元帝害怕是妖怪,宫人说,这不是怪,恐怕是钱龙,“钱龙”也是蛇的别名;民间称蛇为小龙,传说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,故号之“玉京子”,唐裴铏《传奇·崔炜》中,蛇被称为“玉京子”;而大蛇则有“玉虺”之称,南朝梁江淹《赤虹赋》中有“螭虺虎豹兮,玉虺腾轩”之句,将大蛇视同与虎豹;亦有称大蛇为“王虺”的,如《楚辞·大招》中的“螭虺短狐,王虺鸱”。

《事物异名录》中关于蛇的异名的记载尚有“弓衣”、“龙子衣”、“担生”、“升卿”、“茅鳞”等,但很难考证其出处。

蛇的别名与异名

司享

“年味渐失”以至于斑驳得瘦骨嶙峋时。君不见,昔日那些在春节期间蹦蹦跳跳、呼朋唤伴的孩子们,现在一到头都在酒吧里、网络上,体验着洋节日带来的欢庆和快活。我们似不能苛求于孩子,毕竟参与潮流、塑造潮流,是孩子们的天性。可在这潮流的背后,我们的节日传承,我们的年味、年气儿呢?

“春节,犹如高悬在民族天幕上的永恒明灯,以其独特的光芒辉映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”,要这样的光芒,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感到“光明而温暖”,我们不该为民族之本、文化之源的春节传统注入新的元素吗?



灯花

吃喝穿戴丰富了,不少人看淡了过年。而大家族中的我们,个个仍儿时般地盼新年,这缘于我大姐的人格魅力。每到年三十,大家族成员能够回上海的,都到场,远在海外的,也会利用现代通讯技术,前几年是skype,这两年是facebook,让iPhone与iPad都派上了用场,虽远隔重洋,但能面对面交流,亲情融融,十分温馨。

父母仙逝后,大姐主动担起“掌门人”的责任,让分散居住的兄弟姐妹年年回家,岁岁团聚,还不时创新内容。比如原先只是在某家吃个年夜饭,随后各自回家,春节里则是家家转。近年来大家接受大姐的提议,除夕夜集中后,一起小住几天,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团圆年。当初,我们入住她那复式房,孩童一大间,女眷男人各占两大间。如今会找个能开灶烧煮的地方,如农家乐或经济实惠的小宾馆。尽管不似星级宾馆有排场,但很享受,既不用担心年夜饭后的酒驾或叫不到出租车,也不用担心早起拜年,笃定睡懒觉。

和许多家庭看重年夜饭一样,“家规”要求人人参与置办,所以“忙闲均等”。比如通过大菜单后,各家分头准备;又比如各家必须有“拿手”的并有“创新”的菜肴;再比如男同胞承包餐后洗涤任务,女成员“包裹”年初一的“猪油汤团”……大姐说,家家都有厨师,人人又做得了“下手”,只有做好小事的,才能做大事,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于是从腊月二十几家就开心地筹办年货了,小姐姐的甜酒酿,是我

最爱吃的佳品。要说菜肴的味道,大姐夫的“泥鳅藏金跳龙门”是一绝,因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乘龙快婿,所以得到母亲的真传;而小姐姐的“四喜烤麸”、“目鱼大烤”都是宁帮菜的代表作;弟媳的“卤猪手”,特别是“清炒荠菜肉丝”,那肉丝嫩滑,那菜叶青香,煞是好吃;当然我妻子也出手不凡,“绍兴霉干菜扣肉”,不咸不甜不腻不干,也是盘中美食。这两年我推出的“水煮芹菜”、“干煸花菜”,不仅“三高”们喜欢,爱苗条的小辈也都说好。家家“奉献”的年夜饭丰盛、健康,人也轻松了许多。当然,每次年夜饭前由大姐主持的祭祀父母祖宗的仪式,每每让子孙们牢记自己姓什么,感恩祖上。

文娱活动与年夜饭同步进行。大姐的沪剧“芦苇疗养院”是保留节目,大姐虽已六十有几,但那韵味十足时而高亢,转而委婉的唱腔,加上我的二胡伴奏,堪比原唱许帼华,此时总让弟弟回忆起父母当时的启蒙;小外孙黄子“三只屁”(山楂片)学说上海话让人喷香;大姐夫是卡拉OK的高手;家中钢琴的最多,不仅80后与90后有一曲四手联弹,就是50后的妻子也能加入,独创出六手合奏;萨克斯管与古筝的混合,或合奏或轮奏,比“春晚”更有娱乐吸引力。当然,小弟、外甥女婿们则迷醉于“砌方城”,今晚没人规制了。

小姐姐已在“裹汤团”了,板油与黑芝麻馅心是大外甥夫妇准备好的,一会儿学做“裹汤团”的队伍开始扩大;我高兴地承包餐具洗涤任务;大姐则为第三代晚辈准备着压岁钱……没有叮嘱,没有派发,团团圆圆温馨而舒心的过年气氛一直在伸展、升腾。

有人说,家庭需要经营。我以为,大姐的责任、睿智与爱心筑就了大家族的欢乐,集中过年成了我们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。正所谓年味亲情岁岁长,幸福指数年年高。



灯花

贴墙面躲闪。突然,哗啦一声巨响,他身后的整堵矮墙应声倾圮,青年只撩了个空拳!眼前一幕惊得他目瞪口呆。待清醒后,方知天下之大,强中更有强中手,遂纳头拜谢。

朋友听出弦外之音,佯怒:“听出来吧?你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的‘三脚猫!’”我斡旋说,好胜心强,舍我其谁,是青年的特质,不该矫枉,不过,倘若兼备虚怀若谷的品质,这才完美无缺。言谈中得知孩子对苏东坡十分敬仰,我乘机告诉他,苏轼从“后青年”时开始,所以学识大进,与前辈王安石

的现身说法不无关系。一次,王安石把年轻气盛的苏才子领到书房,打开左右二十四个“满员”的书橱,对他说:你在任何一个书橱的上中下三层中任意取出一册,不管书的前后,你念一句,我就接续一句,若接不上下句,“就可判老夫无学!”“名校长”听了失声:“可能吗?这比大海捞针还难!”我告知经过和结果,苏东坡使使,只拣灰尘多处找冷僻的书,随翻随念,然而,王荆公果然张口就答,丝毫不差!这一下苏东坡彻底“服帖”!……

听了这个故事,那“猫”沉吟莫言,全不见“扔”画时的高昂,我的临别赠言是:有才华而又虚怀若谷的青年,才有美好的未来!

教“猫”记

黄柏生



灯花

享誉画坛的画家郁文华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,曾经互相赠送各自创作的画。其中郁文华赠给赵丹的一幅画,现被沪上知名收藏家沈培樑珍藏。

有“郁牡丹”之美誉的郁文华,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入室弟子,上海大风堂书画研究会会长。他的山水、花鸟、牡丹等作品,曾在美国、法国、韩国、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展出,有一位日本收藏家在郁文华的一次牡丹画展上,将他的作品全部收藏。

1977年6月,陆俨少、郁文华等一批上海画家去井冈山写生,赵丹也正好在那里为一部电影的拍摄工作做准备。因为赵丹也爱作画,所以那些日子一有空,赵丹就去上海画家作画。他欢喜“郁牡丹”,因此向郁文华索画。

赵丹拥有数不尽的粉丝,他也是郁文华十分喜欢和仰慕的电影表演艺术家。对赵丹的“请求”,郁文华心里非常高兴,花了几天时间,画了一幅牡丹送给赵丹。

那次郁文华画的是水墨牡丹,风格冷峻,颇有不怕风雪霜打的意味。因为赵丹受到“四人帮”迫害过,但精神始终不屈。这幅黑色牡丹,其实也寓意着赵丹等中国艺术家不惧邪恶,一身凛然的风骨。

赵丹也送给郁文华一幅画,画面上是一只正待振翅飞翔的小鸟。

丹青缘

宋跃辉

这让郁文华很是感慨:赵丹明明是一个人们喜爱的大家,却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小鸟,实在是太谦逊了。这让郁文华更增添了对赵丹的敬重。但是,郁文华心里也明白,赵丹通过这只小鸟的形象告诉人们,他要继续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,要在艺术的春天里自由飞翔。

也许不少人只是更多地了解赵丹在电影艺术表演上取得的成就,而并不太清楚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。1930年赵丹就读于上海美专,师从黄

宾虹,潘天寿等国画大师,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花鸟和书法作品,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1980年1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赵丹书画遗作展,其代表作有《白勺勾》《赤壁》等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,93岁郁文华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与赵丹交谈的情景。郁老说,当时赵丹精神状态很好,言语风趣幽默,而且比较兴奋。其实我们当时都非常高兴,因为“四人帮”垮台了,我们都感觉到文艺的春天就要来了。其间,赵丹还谈及了不少创作计划。我和陆俨少等人,都期待赵丹在更多新的影片中出现,给观众带来更多艺术享受。我们相约再次见面。但是怎么都没有想到,几年后的一天,我从广播里听到赵丹病逝的消息,一时还不敢相信,以为听错了。赵丹还年轻,走得实在太早了,否则他一定会给世人留下更好的银幕形象、书画作品。

赵丹送给郁文华的那幅画,郁老至今都保存得好好的。他说,每当看到这幅画,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在井冈山与赵丹一起愉快交流的经历。



水墨牡丹

郁文华作